刑案匯覽

刑案匯覽卷三十九

目錄

良賤相毆

雇工刃傷家長並家長之期親

雇工疑姦殺妻並殺家長妹夫

婢因姦盜被逐污衊主母自盡

婢女與人通姦家長之妻被殺

婢女與人通姦家長被人謀殺

僕婦之姦夫因圖竊謀殺其主

奴為家長其妻子應聽主去留

毆死家奴將告發之親屬開放

契買婢女被其父母拐逃改嫁

刑案匯覽卷三十九目錄終

良人謀殺他人奴婢傷而未死

刑案匯覽卷三十九

良賤相毆

奉天司　查律載良人毆傷他人奴婢減凡人一等死及故殺者絞監候謀殺依故殺法是良人毆傷他人奴婢律得減凡鬬一等至死仍同凡鬬擬以絞候誠以人命不可無抵而謀殺故殺亦止擬絞候是於有抵之中復示區別良賤之意至良人謀殺他人奴婢傷而不死律無作何治罪明文若竟照平人謀殺傷而不死一律問擬不特良賤無分且謀而未殺與

良人聽從謀殺他人奴婢

謀而已殺者同擬絞候非所以示區別而昭平允再查尊長謀殺卑幼擬絞之律其傷而不死應減一等擬流今良人將他人奴婢謀殺亦律止擬絞比類參觀則傷而不死者似當量減定擬此案吳文謀殺爲奴遣犯劉漢雲傷而不死該將軍以律無專條請照平人謀殺傷而不死律量減擬流似可照覆

嘉慶十一年說帖

貴州司　查律載家長之期親故殺無罪奴婢者杖六十徒一年又謀殺人從而加功者絞監候不加功

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從者不行減行而不加功一等

又良人毆傷他人奴婢減凡人一等死及故殺者絞

監候各等語此案陸春芳因訪有同姓不宗之陸位

故絕田產歸伊弟陸耀經管起意爭占控府訊明將

陸春芳責處完結陸春芳復帶同伊母契買婢女阿

米並佃戶陳老么李沙把陳耦儒李老五占住陸位

莊房主使陳老么等將陸位佃戶王燦等吊打逼索

錢米王燦等往向陸耀訴知陸耀囑令王燦等將莊

房拆毀陸春芳帶同阿米與陳老么等回歸阿米腿

痛埋怨陸春芳憶及被陸耀拆房揣逐又被阿米埋怨氣忿起意將阿米致死圖賴陸耀隨與陳老么等商允令李老五前行走至中途陳糯儒落後李沙把與陳老么用棍將阿米毆斃圖賴未成該撫以陸春芳謀殺伊母契買婢女阿米圖賴未成罪止杖徒惟主使吊打佃戶王燦等需索錢米實屬恃兇勢惡從重依兇惡棍徒例擬軍陳老么李沙把聽從陸春芳謀命律無良人聽從謀殺他人奴婢治罪明文援引嘉慶十一年奉天省吳文謀殺爲奴遣犯劉漢雲傷

而不死量減擬流成案將陳老么李沙把於良人謀殺他人奴婢依故殺法絞罪上量減擬流陳糯儒行而不加功李老五從而不行又各減一等擬徒例無明文請部示覆查陳老么等聽從陸春芳謀殺其婢阿米例無良人謀殺他人奴婢治罪明文自應依故殺法以良人故殺他人奴婢論惟良人故殺他人奴婢爲首旣罪止絞候則謀殺爲從未便與爲首同科自應與凡人分別差等該犯等聽從謀斃他人奴婢雖與奉天省咨文謀殺他人奴婢傷而不死情節未

符而於絞罪上量減則一該撫將陳老么等於良人故殺他人奴婢絞罪上量減擬流陳糯儒等遞減擬徒尚屬允當應令該撫審擬報部 道光七年說帖

良人毆打他人婢女致令自盡

貴撫 咨吳應明毆傷傭茂賢婢女桂蘭致令氣忿自盡將吳應明依良人毆傷他人奴婢減凡人一等律於因事用強毆打威逼人致死軍罪上減一等擬徒嘉慶二十一年案

家奴之妻謀殺契買奴婢自盡

奉天司 審辦常陳氏毒死伊媳常劉氏及婢女祥見一案該司因常陳氏係明宅家奴常再秋之妻家

奴汲買婢女是否應有主僕名分繕具說帖呈

堂奉

諭交館詳核妥議 職 等查律載故殺無罪奴婢杖六十徒一年若家長及家長之期親毆雇工人致死者杖一百徒三年故殺者絞監候又奴婢自相毆殺傷者依凡鬬殺傷法又例載家長殺傷白契所買奴婢恩養年久配有室家者以殺傷奴婢論若甫經契買未配室家者以殺傷雇工人論又義子過房在十五歲以下恩養年久或十六歲以上分有財產配有室家

義父母毆故殺傷義子者並以毆故殺傷乞養異姓子孫論若過房雖在十五歲以下恩養未久或在十六歲以上不曾分有財產配有室家有殺傷者並以雇工人論又律載非理毆子孫之婦及乞養異姓子孫至死者杖一百徒三年故殺者杖一百流二千里各等語是常人故殺白契所買奴婢如恩養年久配有室家即應依故殺奴婢擬徒如甫經契買始依故殺雇工擬絞至故殺義子則應分別十五歲以下恩養年久或十六歲以上分有財產配有室家始得照

故殺乞養異姓子孫擬流否則即應照雇工人論殺例分差等原以奴婢與義子均係義合而主之於奴則尤良賤核臨故其治罪從輕至奴僕毆故殺契買婢女例無治罪專條而奴僕應否契買奴婢例內亦無傷禁明文細繹奴婢自相毆殺依凡鬭殺傷法律內相字之義自係指儕耦而言非奴僕於所買奴婢有犯殺傷可比此案常陳氏毒斃伊媳常劉氏復謀殺婢女祥見滅口祥見係伊夫常再秋白契所買婢女若照毆殺奴婢問擬該氏係屬家奴之妻未便與

凡人無所區別如照奴婢自相毆殺以凡鬬殺傷法而辦見究係該氏之夫契買婢女素有主僕名分自未便等諸同儕現在逾傳各司徧查並無恰合成案伏思奴僕雖身爲賤役流品低微而父子夫婦名分之間未嘗與平人少異設使奴僕乞養良人子女爲義子義女係屬以良爲賤自應以凡鬬論若乞養同類之人子女有犯豈能不照義子科斷而常再秋契買之辦見本係他人奴婢並非以良爲賤論名分則契買較乞養爲可原論恩義則奴僕與義子無二致

衡情酌斷似可比照故殺義子之例問擬如常陳氏恩養祥兒未久自應比照故殺雇工人律擬絞其孀婺子媳係屬輕罪不議倘實係恩養年久卽照故殺乞養異姓子孫律擬流與孀婺子媳二罪相等情節兇殘未便收贖應實發駐防爲奴如此分別辦理雖比之奴婢自相毆殺稍從末減而較之平人故殺奴婢已加倍從嚴足原其恩養之情仍實懲其兇暴之罪而於良賤分際亦不致淆混 道光十一年說帖 審擬案錄後 〇

提督 咨送常陳氏謀殺子婦常劉氏並使女祥兒

各身死一案緣常陳氏原係滷姓婢女嫁與監生帖式聯豐家奴常再秋爲妻已死常劉氏係大興縣孀婦劉李氏之女聘與常再秋長子常舒太爲妻祥兒原係任姓使女經常再秋契買爲婢常陳氏因常劉氏饞懶村斥常劉氏嚷稱常陳氏婢女出身不應如此裝模做樣常陳氏氣忿莫遏起意毒斃因家中只有使女祥兒係屬與知慮及事發洩漏遂將常劉氏祥兒一併毒死常再秋事後查知容隱常陳氏即逃至姚大家捏稱天晚借宿常再秋逃往右翼總兵聯順

雇工家人周順家告知實情懇留暫住周順依允嗣
常再秋在門首被北城差役隋幅協同看街兵六兒
訪見查拿常再秋跑進門內隋幅等欲行進宅追拿
周順起意同子周來喜攔阻隋幅等不依周順周來
喜各將隋幅六兒毆踢多傷先後獲犯送部查常陳
氏將子媳常劉氏謀毒身死罪應擬流其謀殺婢女
祥兒若照故殺奴婢問擬而該氏亦屬家奴之妻未
免與凡人無所區別如照奴婢自相毆殺以凡鬬定
擬而祥兒與該氏素有主僕名分亦未便等諸同儕

査奴婢若以奴婢子女爲義子義女自應照義子女
科斷則奴婢轉買他人奴婢爲奴婢有犯似可比照
義子科斷該氏故殺婢女祥兒應比照故殺義子律
擬以杖一百流二千里與謀殺子媳二罪相等惟毒
斃二命情節兇殘應從重發駐防爲奴周順明知常
再秋畏罪躲避乃敢容留嗣兵役往拿復令伊子周
來壽討同攔阻並用脚將看街兵六兒踢傷該犯係
總兵家人膽敢匿犯毆差情殊可惡若僅照威力制
縛人於私家拷打律擬杖未免輕縱應將周順照棍

徒量減一等擬杖一百徒三年年逾七十不准收贖周來喜與伊父周順容留常再秋藏匿係一家共犯罪坐其父律得免罪其幫同抗差將坊役隋幅毆傷係侵損於人應照凡人為從擬杖九十徒二年半常再秋訊無同謀加功迨後盤出實情逃避亦律得容隱惟於坊役往拿復行逃躲以致周順等毆傷差役雖身不與謀而釁由伊肇應照不應重律杖八十酌加枷號一個月容留常陳氏居住之姚大訊不知情應免提質失察家人滋事之前署左翼總兵聯順應

諭交部議處等因道光十一年六月初七日奉

旨周興着再加枷號兩個月周來喜再加枷號一個月以

示懲餘依議等因欽此　邸抄

屯居旗人之家奴毆死民人

直隸司　查律載奴婢毆良人加凡人一等死者斬

監候等語此案姜亮係正紅旗章添保戶下家奴屯

居淶水縣賣酒生理與王立本同村王立本陸續賒

欠姜亮酒錢無償嗣王立本復向姜亮賒酒未允即

攜鐵尺赴姜亮家嚷罵姜亮理論王立本即用鐵尺

向毆姜亮閃避毆在牆上致將鐵尺撞斷姜亮用扁

蘇撫題宋侯莊信毆死民人倪佛一案查倪佛欲行同賭莊信不允倪佛隨搶脚踢出聲言首告雖其意在嚇詐並未使用財物未便凡論毆照奴婢毆死良人律斬候乾隆十九年見毆案彙鈔

擠還毆致擠上鐵鈎毆傷其頂心等處王立本撲毆時姜亮之弟姜明子姜偏頭上前幫護姜明將王立本抱住奪過牛截鐵尺毆傷其左手中指等處倒地姜偏頭亦用鐵篙毆傷其右膝等處王立本辱罵姜亮接過鐵篙毆傷其右臂膊等處殞命該督將姜亮依共毆人致死下手傷重律擬絞監候等因具題 臣等查姜亮係正紅旗章添保戶下家奴已死王立本係淶水縣民人今姜亮將王立本毆死按良賤相毆姜亮罪應擬斬該督將姜亮照共毆人致死律擬絞

遣奴毆死同主雇工

查奴婢毆死良人必須訊明係何人家奴確鑿有據始可定擬嘉慶十九年華二砍死王士傑二十四年金菸毆死呂連奉天

是將以賤毆良之案備同凡科罪關出入應令該督另行按律妥擬具題 道光十二年說帖

黑龍江將軍 咨遣奴馮連册四戳傷同主雇工海住見身死應否照良賤相毆辦理一案查律載奴婢毆良人加凡人一等至死者斬監候良人毆他人奴婢減凡人一等死及故殺者絞監候若奴婢自相毆者依凡鬬法等語推原律意原以分良賤而別流品但所稱良人自係專指身家清白者而言若受雇與人傭工素有主僕名分例不准報捐應試者即不得

司說帖

遣犯之子既係主家豢養應以家奴論案載流四家屬條

安省猶民毆死大戶分別擬罪

以良人論此案馮蓮舟因戳傷海住兒身死馮蓮舟四固係遣奴第海住兒受雇與錦保住家傭工倘甘心下賤與錦保住素有主僕名分即不得謂之良人自應依凡鬬定擬如祇係平等稱呼並無主僕名分者應仍依良賤相毆論該將軍咨內未據分晰聲敘應行令查訊海住兒是否甘心下賤與錦保住有無主僕名分照例分別定擬　道光元年奉天司說帖

安撫　題周容法聽從周成志毆傷李應考身死原謀監斃一案緣周容法周季受周大毛周立均籍隸

祁門縣與李應芳同村居住周姓遠祖自前明附居李姓村旁爲李姓看墳葬山住屋李姓之祖給田十六畝與周姓分種收取租息抵完糧賦多餘穀石給周姓作爲工食周姓本係小戶不與大姓聯姻從不捐考子孫學習吹手並擡轎生理凡遇李姓婚喪祭祀周姓習業吹手擡轎者輪流承值不給工資並非朝夕服役常川豢養因習業低微不與大戶平等相稱同坐共食習俗相沿稱爲細民其起自何時始於何人年遠無從稽考亦無賣身典身文契詳加查考

周姓與李姓素日雖不敢居於平等其實並無主僕名分嘉慶十四年奉例開豁周姓因相沿已久又恐李姓不依仍照常供役嗣周覺春之母欲子另圖生業不令學習吹手道光元年八月十八日李應芳同堂弟李榮和前往洛口挑貨路經周姓門首見周覺春站立門外李應芳令其同赴洛口公祠習學吹手周覺春不允李應芳強行拉走其母見而喊嚷周覺春堂兄周成志問知情由心生氣忿起意糾毆欲將周覺春奪回邀允堂弟周容法周立胞弟周大毛同

子周季受一共五人周成志攜木棒周容法等各拔田芳插籬木梢先後趕至程家前地方周成志見而喊罵李應芳順拿扁擔轉身迎敵周成志用木棒毆傷李應芳右肋李應芳用扁擔格落木棒回毆周成志左臁肋周成志奪住扁擔彼此拉扯搖手跌地李應芳掙奪扁擔將周成志按住周成志之子周季受恐父被毆即用木梢毆傷也應芳脊膂李應芳起身拾取扁擔向周季受趕毆周容法趕至用木梢毆傷李應芳顖門倒地李榮和手攜木棒上前幫護周季

受用木梢毆傷李榮和左𦙶肋微傷項頸周士立用木
梢毆傷李榮和右腿周大毛亦用木梢毆傷李榮和
左肩甲李榮和倒地喊駡周成志拾取木棒毆傷李
榮和左𦙶𦙶經周隆等趕至喝散詎李應芳傷重旋
即殞命驗審解司因周容法等罪名有關出入咨請
部示嗣奉部覆以該犯等既自甘汚賤與李姓平日
起居不敢與同飲食不敢與共亦不敢爾我相稱素
有主僕名分自應酌量即照雇工毆死家長之例辦
理行令確切查訊李應芳一族現在何人爲家長何

人爲家長之親屬如何區分限制自應將周容法郎
按雇工毆死家長及家長之親屬分別定擬如李姓
子孫衆多各立門戶代遠年湮難以查訊即按照實
在情形據實奏請定立專條以憑定擬至此項細民
若無賣身文契又非朝夕服役受其豢養只係其先
世佃田主之田葬田主之山其子孫復爲之執役此
等細民或除其賤籍概予開豁爲良或相沿日久不
便遽事紛更而於區分流品之中如何酌量示以限
制應察看情形籌定章程據實奏明請

旨遴行等因行據祁門縣提訊李姓族內自明迄今支派
衆多周容法之祖於何時相投李姓何代看守墳墓
給與田房無從稽考不能定以何人為周姓家長等
情因恐供情未確又經行據徽州府訊明周姓所種
李姓之田業已退還住屋亦已另遷所葬墳山李姓
自愿免其遷移等情查雍正五年欽奉
諭旨朕以移風易俗為心凡習俗相沿不能振拔者咸與自
新之路如山西之樂戶浙江之惰民皆除其賤籍使為良
民所以勵廉恥而廣風化也近聞徽州府則有伴儅寧國

府則有世僕本地呼為細民其籍業下賤幾與樂戶惰民
相同迫究其僕役起自何時則皆茫然無考非實有上下
之分不過相沿惡習耳此朕得諸傳聞若有此等之人應
予開豁為良俾得奮心向上免致汚賤終身且及於後裔
著該撫查明定議具奏欽此經前撫臣奏准開豁在案又
例載安徽省徽州寧國池州三府民間世僕如現在
主家服役者應俟放出三代後所生子孫方准報捐
考試如早經放出並非現在服役豢養及現在不與
奴僕為婚者未經葬田主之山佃田主之田均一律

開豁爲良已歷三代者卽准其報捐考試是湘民開

豁爲良人經欽奉

諭旨佃僕田葬墳之世僕定例亦許復爲良民本不得以曾投徽業同於奴僕此案周容法等先世依投李姓旣係年遠難稽而李姓之派別支分其應以何人爲周姓家長之處又屬無從查考則主僕名分已難懸定且所給田宅無幾尚須取租供賦更不能贍養周姓闔族之人而李姓遇有婚喪等事周姓之習業吹手擡轎者尚須前往承應則以工計值有虧無盈較之

常受主家豢養之雇工又屬迥然各別至其素日不敢居於平等由於習業低微之故即嘉慶十四年定例開豁之後亦因沿於積習未經改圖在周姓等以各自爲生原未以李姓爲家長而李姓以始於前代遂視周姓爲家奴揆其當時不特無契券可憑亦並非常川豢養實非世僕雇工可比自應欽遵雍正五年

諭旨並遵照定例准其開豁爲良彼此相犯應以凡人科斷除罪應擬流之周成志在監病故毋庸議外將周容

法依例擬流等因應如所題周容法合依共毆案內

原謀到官以後未結之前監斃在獄者准其抵命將

下手應擬之人減等擬流例杖一百流三千里該撫

疏稱周姓承種李姓田畝及所住房屋業已退還遷

移原葬李姓山內之墳李姓自願免其起遷嗣後不

得再葬亦毋許砍伐樹木以杜爭端再安徽徽州等

府細民一項久經欽奉

世宗憲皇帝聖諭開豁爲良因或被大姓逼勒或係自甘汚

賤致有仍執賤業之人惟查例載各省樂籍並浙江

墮民丐戶皆令確查削籍改業爲良若土豪地棍仍
前逼勒陵辱及自甘汚賤者依律治罪等語該細民
習業微賤與樂戶墮民相同自應仿照辦理應請嗣
後該細民等除有典身賣身文契可憑並在主家常
川服役受其豢養實有主僕名分者如與家長及家
長之親屬有犯悉照奴僕例分別問擬外若無賣身
文契又非朝夕服役受其豢養雖佃大戶之田葬大
戶之山住大戶之屋非實有主僕名分者應請除其
賤籍一體開豁爲良彼此有犯並同凡論如有土豪

地棍仍前逕𠡠陞屏及自甘汚賤者依律治罪庶久
困之良民得以振拔自新而於習俗民風似有裨益
等語均應如所題辦理道光五年四月題准案

毆死婢女應分別紅契白契

程二之父已故現有胞兄其與奴僕有犯應作家長期親論案

藏奴及雇工人毆家長妻係

奴婢毆家長

刑部侍郎張　條奏竊惟孟子云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左傳云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二義相反而實相成偏廢一義則教化不明良非細故主僕之分亞於君臣僕若犯主雖不至君人臣無將之律而與子孫同例蓋廉遠堂高明君臣之義於主僕間使輿臺皂隸皆知天澤之分此左傳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之說也然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無論后王君公大夫師長即皂隸輿臺皆我

皇上之赤子張載曰乾稱父坤稱母大君者我父母宗子家有宗子之子民而可任意戕賊之理豈不與孟子所稱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之義實有違歟況我
世宗憲皇帝洞悉習俗恃主僕之分草菅人命之害定有紅契白契之分若白契所買奴婢止以雇工人論故殺者較而歷來內外問刑衙門於白契所買婢女則又俱照紅契定擬即如安氏一案係白契所買之婢且止得半年而該司謂從來如此辦理臣後查舊案果屬相符是又不可不奏請更為申明飭部查定則例

雇工誣告家長
更娶分居之妻
其食用均係嫡
妻供給與別籍
異財者不同請
於所尊仍照因
嫡妻爲家長妾
數千名犯義條
奉天司揚沈氏

旗人故殺白契所買並典當之人俱照故殺雇工人律擬絞監候若毆打死者照律治罪等語是紅契則爲家奴白契卽同雇工毆殺故殺彼分罪名迥然各別但歷來成案惟家主致死白契所買家人則照雇工人科斷而白契所買婢女俱照紅契定擬者蓋因旗民價買婢女契內必係寫明任意婚配或任聽隨房使用等字樣原非暫時典賣者可比且條例開載止稱白契所買之人及白契所買奴僕並無載明白契所買婢女作何議擬之條况旗人所買婢女自來

俱不印契民人亦多不印契者此內外問刑衙門於致死婢女之案俱照紅契定擬之根由並非意為開脫也然立法務期無偏而章程須歸一致家奴既有紅契白契之分則婢女與家奴事同一例亦應分晰申明以便遵守應請嗣後凡旗民立契價買婢女俱照價買家人之例將原立文契送官鈐印旗人止令買主帶同原賣及中保人等呈明該管佐領查詢登記檔案先用圖記交買主自赴稅課司驗印其所買之人既有中保承管毋庸帶同婦女出官以免紛擾

家長之女因姦勒死白契婢女

民人仍照契買家人例寫立文契報明本地方官鈐蓋印信至旗人有契買民間婢女者在京令其報五城大宛兩縣在外令具報該地方官查明用印立案倘旗民有情愿用白契價買者仍從其便但遇有毆殺故殺之案問刑衙門務須驗訊紅契白契分別科斷再查旗民白契所買婢女如有已經配給紅契家奴者亦應准照紅契辦理外其餘槩不得任意比擬致違定例等因奏准乾隆七年通行已纂例

蘇撫　題徐二姐與陳七通姦勒死婢女素娟滅口

一案乾隆五十二年十一月初二日題十二月初二

日奉

旨三法司核擬具奏欽此緣徐二姐之父徐桂珍於乾隆四十九年間契買楊鳳鳴之女更名素娟給伊女徐二姐服役徐二姐許配與程舜文爲妻尚未過門成婚徐桂珍同伊妻吳氏並幼女小郎同住前進樓屋徐二姐同素娟同在後樓住宿陳七與徐桂珍對門鄰居素識往來徐二姐見面無忌五十一年二月二十二日徐二姐在後樓牆缺內遇陳七在外走過彼

此叫應問該陳七郎爬牆進院與徐二姐調戲成姦
後非一次徐桂珍等並不知情是年九月內陳七復
與徐二姐姦宿經素娟看見徐二姐囑勿聲張五十
二年四月初八日陳七又往姦宿向借首飾當用徐
二姐應允陳七當即走回初九日徐二姐即將珠飾
等物用紙包裹令素娟送給而回適伊母徐吳氏在
旁不敢詢問二更時分徐吳氏等俱進房睡宿徐二
姐隨至臥房向素娟查詢時素娟先已睡熟答應不
清徐二姐氣忿責打素娟負痛哭嚷聲稱徐二姐偷

漢打人明日定要訴知伊母徐二姐恐被說破姦情起意致死滅口隨取素娟睡熟尋取麻繩向素娟頭內穿過繞轉用力收勒復在項後打結素娟當即殞命徐二姐投井即取剪刀截傷咽喉並倒次早經徐桂珍推門進內將徐二姐灌救詢悉前情報驗訊供不諱查徐二姐與陳七通姦因恐素娟說破姦情起意勒死滅口素娟係伊父徐桂珍自契所買婢女將徐二姐依故殺自契所買之人照故殺雇工律擬絞監候秋後處決陳七不知勒死素娟情事依軍民相

姦例枷號一個月杖一百等因經刑部照擬具題於

隆五十三年三月十八日奉

旨徐二姐因與陳七通姦恐婢女素娟說破起意致死滅口主婢之分已絕且素娟年止十二徐二姐乘伊睡熟用繩收勒斃命實爲淫兇可惡徐二姐著改爲絞決嗣後遇有姦淫起釁任意兇殘婢女年在十五歲以下者俱著照此辦理餘依議欽此 通行已纂例

查故殺雇工律應絞候故殺奴婢罪止擬徒從前以紅契所買者依奴婢論白契所買者依雇工論是罪名之徒絞應以紅契白契爲斷此案徐二姐故殺白契所買之素娟照故殺雇工律擬絞今現

筆帖式毆死恩養年久之婢

主 ……

行例內殺傷白契所買恩養年久配有室家者以殺傷奴婢論若甫經契買未配室家者以殺傷雇工人論是罪名之徒絞應以恩養久暫爲斷今昔例意不同記出以備參考

提督　咨報筆帖式蘇克東阿毆傷使女身死一案查例載旗員毆死奴婢者罰俸二年等語又康熙四十二年十月初九日奉

旨筆帖式俱係陞章京之員豈可打死家奴妄行不端之事嗣後筆帖式等有打死家奴妄行不端之事者著革退欽此在案此案蘇克東阿係正藍旗蒙古人太僕寺候補筆帖式嘉慶十七年憑媒吳氏契買民人鄭添

大之女玉凌爲婢撥在伊母郎氏房內服役二十一
年二月初一日玉凌偷喫食物郎氏看見掌批其腮
玉凌倔強郎氏隨用馬鞭毆傷其額顱左肩甲肚腹
小腹兩膝等處初二日蘇克東阿該班外出郎氏復
因玉凌不服使喚斥罵玉凌回罵郎氏生氣囑令老
婢祥妞用馬鞭毆傷玉凌左胳膊兩胯連兩腿傍晚
蘇克東阿回歸次日郎氏告知前情蘇克東阿氣忿
當將玉凌揪倒仍用馬鞭連毆致傷玉凌左臂膊連
脊背脊膂並左右肐肘兩臂左右腿肚連右腳外踝

因傷重扶炕調養至十二日五更時蘇克東阿出外當差距玉凌因傷身死郎氏不知例應報官隨於天亮時令祥姐告知屍工劉三買棺將玉凌盛殮釘好棺蓋喚令劉三張三月兒將屍棺擡至朝陽門外刨坑掩埋迨至下午蘇克東阿回家詢悉情由正欲赴廳稟報適家人李二柱先已在外飲醉途遇看街兵大保閒談吐露實情經大保將李二柱拉赴官廳呈報轉送到部飭驗委係因傷身死查蘇克東阿因使女玉凌偷喫食物經伊母郎氏訓責不服反行回罵

玉凌本係有罪奴婢理應責懲乃蘇克東阿並不依
法決罰輒將其脊背等處燒毆多傷致斃按例問擬
罪止罰俸二年惟該員係筆帖式自應欽遵
諭旨即行革職祥姐毆傷玉凌係迫於主母之命應與嘗
教玉凌不服反被回詈主令祥姐責打之邢氏並聽
從主母買棺盛殮之劉三等俱毋庸議等因嘉慶二
十一年六月初九日題十一月十一日奉
旨依議欽此直隸司現審案

主非毆死白契
恩養未久婢女

中城察院　奏送兵部主事劉肇垣因婢女絨花幾

旗人馬甲故殺
僱經典當家人

汚衣服不肯浣洗喝令僕婦李氏並伊妾趙氏等責
打復因絨花哭泣該員又自行毆打致死因恐伊妾
趙氏等到官有失顏面即向坊書面許銀兩尚未給
付破案莅已死絨花係劉肇垣自契所買奴婢恩養
未及三年應依家長毆雇工人致死律滿徒惟身係
職官恐伊妾到官面許坊書銀兩應請
旨發往軍臺効力贖罪　嘉慶二十四年奉天司現審案
江蘇司　審擬馬甲添安扎死家人張得一案查律
載家長毆雇工人致死者杖一百徒三年故殺者絞

監候又例載旗人毆雇工人致死者枷號四十日鞭一百又旗人犯軍流徒免發遣徒一年枷號二十日毎等遞加五日各等語至旗人故殺雇工人律例並無作何治罪明文檢查亦無辦過成案惟查旗人謀故鬬毆致斃人命向與民人一體科罪其有犯別項罪名如例內並未指明旗人擬罪專條亦應照民人一律辦理按旗人免發遣律內杖一百徒三年者應枷號四十日今民人毆雇工人致死律擬滿徒旗人毆雇工人致死律擬枷號四十日鞭一百是旗人毆

爲從加功謀殺緦麻親之雇工

故殺功緦奴婢雇工之律載明

死雇工與民人毆死雇工罪名本無懸殊則旗人故殺雇工自應卽照民人一律擬斷此案張得係旗人泳安甫經典當家人例以雇工人論泳安將張得故殺該司擬照民人故殺雇工人律擬絞監候尙屬允協似可照辦　嘉慶二十二年現審案說帖

廣東撫　題馮托東三毆傷吳穀才身死復聽從已故馮仁位謀殺雇工李內村進一案査律載家長故殺雇工人者絞監候又故殺緦麻大功親之奴婢被監候又故殺緦麻親之雇工人絞監候又例載尊長

賤相毆條

謀殺卑幼其為從加功之尊長各按服制依為首之罪減一等各等語是家長及家長有服親屬謀殺雇工律無明文有犯應依故殺定擬律內故殺雇工均罪止絞監候與尊長謀故殺卑幼罪同則謀殺雇工為從加功之家長服親亦應比照尊長謀殺卑幼為從加功之尊長一例科斷此案馮托東三因與吳穀才口角爭毆將吳穀才毆傷身死馮托東三畀罪央同伊兄馮曰蔡往求緦麻服叔馮仁位設計卸罪馮仁位起意將雇工李內村進致死抵頻馮托東三馮

日蔡各攜棍挑與馮仁位先後將李內村進毆傷斃命查已死李內村進係馮仁位雇工馮仁位起意將其謀殺應依故殺雇工人律擬絞監候馮托東三馮日蔡係馮仁位緦麻服姪聽從加功雖律無治罪明文若竟照凡人從而加功律概擬繯首不惟名分攸關且良賤無所區別該省援照尊長謀殺卑幼其加功之尊長於為首罪上減一等將馮日蔡擬以滿流馮托東三毆斃吳殺才除擬流輕罪不議應依鬬殺律擬絞監候情罪均屬相符應請照覆嘉慶十九年說帖

家長非法毆有罪雇工

直督咨杜華平毆傷雇工夏大越十日因風身死於滿徒木徙上減一等科斷嘉慶二十五年案

安徽司　查律載家長毆雇工人致死者杖一百徒三年若雇工人違犯教令而依法決罰邂逅致死者勿論等語此案夏禮昭因雇工家人潘喜如偷竊銀兩夜獲不認並出言頂撞即令伊子夏大元用繩將潘喜如手足捆綁盤詰潘喜如仍不承認夏禮昭即燃香煤用烟薰其鼻孔欲令實說潘喜如被烟氣衝入鼻竅昏悶氣閉夏禮昭等即行解放用冷茶灌救復醒越四日殞命查潘喜如偷竊伊主銀兩復出言頂撞實屬違犯教令如果夏禮昭等將其依法決罰

邂逅致死律得勿論今用繩捆吊烟薰致斃與非法毆打致死無異該省將貢禮照依家長毆雇工人致死律擬以滿徒年逾七十照律收贖與律相符應請照覆　嘉慶十五年說帖

妾將婢女毆傷致婢自盡

奉天司　查律載妾毆夫之期親以下緦麻以上尊長與夫毆同罪若毆死卑屬從凡鬬法又服制圖內妾爲家長之長子衆子俱服期年又奴婢稱家長之子爲期親又奴婢毆家長之期親即無傷亦絞傷者斬故殺者凌遲又妾毆妻之子以凡人論死者絞故

殺斷各等語是家長之妾不得與奴婢等論律內註載明晰今該司審辦張得榮之妾關氏毆傷使女幅兒後致幅兒自行投井身死一案查幅兒係張得榮堂弟張得瑞契買婢女張得瑞因妻病故將幅兒及身契一併給張得榮家收執使喚業經三載即與奴婢無異嗣幅兒素性倔強不服關氏教訓並指雞混罵經關氏用竹杆毆傷其右胳膊等處詎幅兒被毆氣忿投井身死詳核案情張得榮正妻現在原籍並未在京則關氏旣爲家長之妾實有教訓之責因奴

婢幗見不服管教毆責數傷並非致死且死由自溺
核與威逼平人致死非應擬杖者不同既經審無別
情似可免其罪議 乾隆五十一年現審案說帖

妻死將妾作妻毆死雇工

盛京刑部 咨漢軍旗人楊張氏毆傷雇工王黃氏身
死一案緣楊張氏係原任漢軍佐領楊玉珽之妾生
有子嗣楊玉珽因正妻病故告知族人將張氏扶正
爲妻張氏用白契典王幗棟夫婦服役未及三年王
幗棟之妻黃氏不服管教出言頂撞張氏用棍毆傷
黃氏兩腿等處殞命 該侍郎以張氏與黃氏已有主

卑名分張氏以苛氏不服使令毆責致死自應照毆死雇工人定擬第張氏係使妾扶正爲妻或照家長之期親定擬抑或仍照使妾治罪例無明文咨請部示 職等查扶妾爲正例無正條箋釋註云妻死以妾爲妻問不應仍改正是扶妾爲妻本干律擬惟服圖內載嫡子衆子爲庶母杖期庶母父妾之有子女者又妾爲家長之長子衆子亦服期年又奴婢稱家長之子爲期親是家長之子爲父妾旣服期年則家長之妾亦當在期親之列今張氏係楊玉珏生有子嗣

毆死雇工隨帶
就食之女

之妾比例參觀應以家長期服親定擬已死黃氏又
係該氏契典服役已有管教之責因黃氏傲慢不服
以理毆打致斃張氏應照家長期親毆雇工人致死
律杖一百徒三年楊玉珏違例將張氏扶正為妻應
照不應重律杖八十係原任佐領照例納贖張氏仍
更正奏
批所議平允交司照辦　嘉慶七年奉天司說帖
陝西司　審辦王賈氏等毆死雇工人劉七之女劉
四兒一案　職等查例載典當家人隸身長隨若因毆

在三年以上或酌
律論其一切受雇服役
賣字據者如有殺傷各
長毆雇工人死者杖一
疾至折傷以下俱勿論
兩項區分極爲詳晰典
隨情願隸身仕宦之家
傷始以奴婢本律論罪
非典當家人及齊民之

有妻王天富因劉七爲人誠實與
四女長女二女三女早經聘
拴二拴及劉四兒同在王天
女言明止管衣食並無工錢
劉四兒溺炕用竹板毆傷其
關賈氏又令大拴二拴各毆
兒因傷身死查劉七在賈氏
並無典賣字據原係雇工因
如本身有犯殺傷尙可照奴

長隨如僅止受雇服役兒言明在賈氏家服役止係有主僕名分者止可謂之雇工斷難謂之奴婢今賈工本律論罪嚴雇工者該司審明並非有心故殺將生子女每有同在主家擬何闘允協應請照辦至大與奴婢子女並論誠以毆傷劉四兒不致命兩腳兩隸身長隨若不愿在主兒係死於賈氏所毆致命重婢所生子女世世在家兒毆未折傷且係聽從賈氏殺傷自不便亦以奴婢擬照餘人律擬杖與律不符案已死劉四兒係劉七

本年現審案說帖

服役每月工錢一千文
其娶妻張氏生有二子
出劉七與張氏並子大
喜家服役張氏與其子
嗣王天喜之妻賈氏因
致命額角等處因其哭
其兩脚兩腿數下劉四
家服役每月工錢一千
其配有妻室恩養已久

定者如有殺傷各依奴婢本
人等素有主僕名分並無典
依雇工人本律論又律載家
日後三年又兄姊毆弟妹篤
發等語詳繹例文奴婢雇工
當家人必先立有文契及長
均又久受豢養之恩有犯殺
與家長者所以尊名分也若
役使用下走非比仕宦所用

婢律論罪其幼女劉四或議有工價或議管衣食款
衣食並無工錢止可謂之雇工人有犯殺傷應以雇
氏將劉四兒毆打身死所以重人命也至此等人所
賈氏依毆死雇工人定服役亦止可謂之雇工不得
拴二拴兒從賈氏夫令興當家人年滿應准其贖身
腿等處既據驗明劉四家服役亦應照其辭工較奴
傷大拴等係劉四兒向來遠服役者名分迥異如有
主使應照律勿論該本律論罪轉啟殘忍之端此
應依律更正嘉慶二十之幼女劉七雇與王大喜家

故殺恩養三年
以上之典雇工

貴撫 題陳文魁故殺雇工張學聰身死一案查律載奴婢有罪不告官司而私自毆殺者杖一百若家長毆雇工人致死者杖一百徒三年故殺者絞監候又例載典當家人隷身長隨若恩養在三年以上加有殺傷各依奴婢本律論又誣良爲竊捉拿拷打不分首從發邊遠充軍各等語此案陳文魁因契典張學聰在家傭工議定六年爲滿平日主僕相稱陳文魁有祖遺場地每遇鄉民趕場收取地租嗣有黃東秀另設新場鄉民均往該處貿易陳文魁屢向黃東

秀阻鬧黃東秀意欲退讓有黃亮貿湖黃羅起榮從中阻止陳文魁因此挾嫌適有孟正揚被竊衣物囑令陳文魁訪查陳文魁起意誣指黃亮等爲竊將乙丙黃熊貴等吊打逼令誣認與黃亮等夥竊孟正揚衣物隨邀伊子陳興倆佃戶唐老七等前往黃亮等家搜贓黃亮等同衆鄰秦小六等不依欲拿陳文魁父子毆打陳文魁畏懼逃回黃亮等隨後追捕陳文魁恐被拿住令雇工張學聰關門抵禦張學聰畏懼不從陳文魁嬰罵張學聰以不應誣竊搜賊回罵陳

文魁氣忿起意將張學聰殺死洩忿即用鐵刀戳傷
張學聰左脇穿透右脇倒地殞命該省將陳文魁依
家長故殺雇工律擬絞監候查陳文魁於嘉慶二十
五年正月間用價契典張學聰在家傭工議定六年
爲滿素有主僕名分至道光四年十一月十六日陳
文魁因張學聰不聽使令嚷罵張學聰回罵陳文魁
氣忿將其殺死距典過日期四年有奇即與典賣已
在三年以上之典當家人無異按例以奴婢論陳文
魁罪不至死衡情定讞自應以故殺奴婢之律與誣

為娼時價買從女從良後勒死

良爲竊之例相比從重論該省援引故殺雇工之律擬以絞候罪名出入攸關應駁令另行妥擬道光六年說帖

江蘇司　查律載奴婢有罪其家長毆殺者杖一百無罪而毆殺或故殺者杖六十徒一年若毆雇工人致死者杖一百徒三年故殺者絞監候等語此案陳許氏因在母家賣姦時價買婢女李貴女送陳許氏從良與陳村台爲妾後因李貴女宣揚伊前在母家接客陪酒之事該氏氣忿將李貴女勒死前據該撫將陳許氏依故殺無罪奴婢律擬徒經本部因案情

未確駁令覆審妥擬去後茲據該撫訊悉前情並以從良之婦致死前此買良之婢例無專條咨請部示等因查陳許氏之價買李貴女既據該撫訊明實係買自爲娼之時從良後挾其宣揚姦情之嫌將其致死並無別故如果該氏係屬良婦自應以故殺奴婢論若係娼婦而不從良亦應同凡科斷乃該氏買婢於賣姦之時而殺婢於從良之後前次買良爲賤固不得以奴婢論後此從良馭婢亦不得等諸凡人若竟比照故殺雇工人擬以絞抵而李貴女究係該氏

契買之婢且恩義已在三年以上律例雖無治罪明文自應比附量減問擬應合該撫將陳許氏比照家長故殺雇工人絞罪律上量減擬流該氏買良爲賤復挾恨致斃情殊淫暴未便准予收贖應酌發各省駐防爲奴應令該撫作速審擬循例專本具題

道光十一年說帖

官員及娼優長隨並妾毆奴婢

江西道御史　奏稱旗員將奴婢責打身死者罰俸二年故殺者降二級調用刃殺者革職鞭一百將旗中家僕毆死者降一級調用故殺者降三級調用刃

殺者革職鞭一百毆死他人奴婢者革職追人一口給主查吏部例內統稱官員似此例不專指旗員至妾毆殺契買奴婢女長隨人等毆故殺契買奴婢娼優賤役毆故殺雇工人向俱查案比照辦理何者准其減等何者應以凡論似應酌設專條等語　查律載奴婢有罪家長及家長之期親不告官司而毆殺者杖一百無罪而毆殺或故殺者杖六十徒一年又例載旗員將奴婢責打身死者罰俸二年故殺者降二級調用刃殺者革職不准折贖鞭一百若將族中家

侯毆打死者降二級調用故殺者降三級調用各追
人一口給主刃殺者革職不准折贖鞭一百毆殺他
人奴婢者革職追人一口給主故殺者依律絞候平
人將奴婢責打身死者枷號二十日故殺者枷號一
個月刃殺者枷號兩個月各鞭一百又旗員毆死贖
身及放出奴婢者降一級調用故殺者降三級調用
又家長毆死贖身奴婢杖一百徒三年故殺者擬絞
監候毆故殺放出奴婢仍依奴婢本律定擬其毆殺
族中無服親屬之奴婢杖一百流三千里故殺亦擬

此律載立嫡子
違法條

監候係官員照旗員之例辦理又律載庶民之家有
養良家男女爲奴婢者杖一百即放從良各等語細
查旗員將奴婢責打身死一條係雍正三年以前定
例原文本係官員二字嗣於乾隆四十一年進呈
黃冊內始改爲旗員二字其因何議改之故檢查修例
按語並無明文伏思凡爲官員皆有約束奴婢之責
故失察家人滋事漢員與旗員處分從同似不應獨
於致死奴婢之案强爲區別以致辦理參差況例內
官員毆故殺贖身放出奴婢並族中奴婢旣應照旗

員定斷則毆故殺本身契買未經贖身放出奴婢亦
應與旗員同科即可賅及其從前辦過官員毆死奴
婢成案間有拘泥例內旗員二字不照此例間擬者
究不足以昭平允且與吏部處分則例亦屬未符既
據該御史奏稱此例似不專指旗員應請將例內旗
員二字仍照原定例文改為官員二字再查犯罪折
枷係旗人之專條例內所稱平人毆故殺奴婢折枷
完結自係指旗人而言應請將例內平人二字酌改
為旗人二字以免混淆又原奏所稱姻僕賤役毆故

殺雇工人及長隨人等毆故殺奴婢二項查民佃
戶雇倩工作之人並店鋪小郎之類例內因其素無
主僕名分各依凡人科斷況娼優賤役所用雇工之
人更無主僕名分可言遇有殺傷自應即依凡人定
擬至長隨人等雖非娼優賤役可比然律內庶民之
家存養良人為奴婢已應即放從良斷無長隨人等
反准其存養良人為奴婢之理則遇有殺傷奴婢者
自不得復以主僕名分論尤可概見所有該御史奏
請將娼優賤役毆故殺雇工人及長隨人等毆故殺

奴婢酌設專條之處應毋庸議至原奏所稱妾毆故殺奴婢一項檢查律例並無作何治罪之文伏思同一家長之妾毆故殺奴婢而情節各有不同如係生有子女之妾則家長之子例服期年遇有致死奴婢者自可酌照家長期親毆故殺奴婢律辦理若未生子女之妾例內並無服制可言其與家長之家奴婢有犯勢不能不依凡人毆故殺奴婢科斷而其中又間有家長契買婢女給伊隸身服役者雖無主僕之名實有管教之責若概與凡人並論究於情法不得

其平查無服親屬毆故殺奴婢例內已有分別治罪明文今未生子女之妾既屬無服似可酌照無服親屬毆故殺奴婢之例另立治罪專條以資引用臣等公同酌議應請嗣後家長之妾毆故殺奴婢之案除係生有子女者即照家長之期親毆故殺奴婢本律分別定擬外其未生子女之妾毆死隸身服役之婢女應照毆死無服親屬奴婢之例杖一百流三千里故殺者擬絞監候若與家長之衆奴婢有犯並非隸身服役之人俱以凡人論如此細為區分庶援引各

莊頭毆死壯丁
毆照凡鬬科斷

有專條辦理無虞枉縱矣　道光十三年通行

直隸司　查本年二月該省咨請壯丁毆打莊頭比照佃戶欺瞞田主科斷等因經　臣部以八旗大臣官員家下莊頭壯丁同爲一主家奴原無尊卑名分至大糧莊頭名下壯丁有該莊頭之伯叔兄弟爲壯丁者有異姓之另戶爲壯丁者有該莊頭契買之人爲壯丁者人類不一除莊頭契買之壯丁應照主僕科斷其餘均應分別定擬等因咨覆在案今莊頭金復歸主使家人梁維善毆死壯丁鄭得賢身死查閱供

招鄭得賢之母喬氏供稱伊祖上自順治初年從關東過來分在衛莊頭家當壯丁的即金復績亦供鄭得賢的祖父從關東過來在莊頭家當壯丁入過檔案的各等語是鄭得賢之爲金復績家壯丁而非金復績家奴僕彼此供詞已合符節今將金復績遽照毆死家奴問擬其壯丁即係家奴之處憑何定斷應令詳細查明定擬去後續據該督將金復績依毆死雇工人例擬以枷責咨部復經 臣 部以主僕之名分至大罪名之生死懸殊斷不容稍有假借意爲輕重

也今該督審明鄭得賢之祖自順治初年由關東來京內務府分發充當金復緝家壯丁並非賣身家奴業已明確乃又以漢人投靠養育年久招配婢女者俱得以家奴論遂謂莊頭與壯丁恩養年久給配室家即非契買亦同雇工等語不知漢人之投靠養育招配婢女者大率孤苦無依之人饑寒既迫身命難全因而甘心投靠而爲之主者以自有之資財恤他人之凍餒又復完其配偶作爲室家此恩義一絲一粟盡屬解推緣情定分主僕皎然矣若乃莊頭之

所有產業悉自公家壯丁之自來安置實由內務府
之發壯丁之於莊頭既以分莊頭之勞即宜分莊頭
之養壯丁之力作服勤總非私役莊頭之婚配祭養
又豈私恩焉得與漢人投靠養育者相提並論況壯
丁既非出身下賤又非有罪爲奴何至無端被貶下
同奴僕耶查鬬毆殺人命未便以同類相殘別開一
殺人不死之例應令另行妥擬去後旋據該督遵駁
將金復隸改依威力主使人毆打致死律絞候
乾隆十三年題准案○照駁案彙鈔錄

毆死外姻無服親之奴婢

貴撫 題熊維玉掐傷外姻無服親之奴僕韋阿尉身死一案查毆殺無服親之奴婢擬杖一百流三千里之例係乾隆四十二年仿照旗人毆殺族中奴婢例纂定從前例文本有族中二字迨嘉慶六年修例時將族中二字改爲無服親屬字樣其因何修改之故謹按內並未議及自係專指本宗無服親族之奴婢而言誠以本示一本相承雖五服已盡而親親之義未衰在無服尊長毆傷卑幼得減一等是以毆殺無服親之奴婢亦得減等擬流而外姻無服尊長毆

傷卑幼應同凡論既不能與毆傷本宗無服卑幼者
並論則毆外姻無服親之奴婢致死亦不能與毆殺
本宗無服親之奴婢並論明矣此案熊維玉搘傷章
阿耐身死查章阿耐係熊維玉祖母白氏內姪白澄
家奴該犯與白澄並無服制其毆殺外姻無服親之
奴婢未便即與毆殺族中無服親之奴婢一例擬流
該省將熊維玉依良人毆殺他人奴婢律擬絞監候
係屬照律辦理應請照覆惟查現行例內僅稱毆殺
無服親屬之奴婢其族中字樣究未明載不無含混

雇與族叔傭工毆死其家奴僕

自應記出俟修例時將族中二字仍行添入以昭明晰　道光四年說帖　○五年已添入族中二字

安撫　咨陳了頭戳傷來受身死一案查例載毆殺無服親屬奴婢者杖一百流三千里等語此案陳了頭受雇在無服族叔陳治家幫工因與陳治契買僕人來受口角爭毆用刀扎傷來受身死查陳了頭係陳治無服族姪雖受雇幫工不得與奴僕並論來受係陳治契買僕人分居下賤陳了頭扎傷來受身死自應仍以毆殺無服親屬奴婢科斷該省將陳了頭

依毆殺無服親屬奴婢例擬以滿流尚屬相符似可

照覆 嘉慶十七年說帖

圖財謀殺無服族姪家奴

東撫 題劉黃三圖財謀殺族姪之契買奴僕顧林身死一案查例載毆殺無服親之奴婢杖一百流三千里故殺絞監候又殺族中奴僕一家三人者斬監候各等語此案劉黃三因無服族姪劉敬家契買奴僕顧林背主逃走穿有襖褲起意將顧林謀勒致斃剝取衣服當錢花用查例內並無圖財謀殺族中奴婢治罪專條雖平人圖財害命罪干斬決惟殺一家

誣指族中家奴爲竊致令自盡

三命在平人罪應凌遲處死在族中奴僕罪止斬候是族中奴僕比之常人大有區別今劉黃三固係因圖財起意惟所謀殺之顧林係族中奴僕自未便與常人同擬斬決如酌擬斬候又與殺族中奴僕一家三命無所區別該省將該犯仍依故殺無服親屬奴婢本例問擬殺候尚屬允協應請照覆　道光二年說帖

熱河都統　咨家古達片瓦第因被竊嚇令大功堂弟松福家奴袞吉爾胡代爲訪找不允卽捏稱袞吉爾胡偷竊致袞吉爾胡自戕身死該都統將達片瓦

挾讎污衊小功
親之婢女自盡

第照誣良爲竊因而致死絞罪上量減擬流本部以
義吉爾胡係該犯大功堂弟家奴與平人不同未便
科以誣竊致死之條若竟照毆死族中家僕而遷吉
爾胡又係自戕應改照平人毆族中家僕致死枷號
兩個月鞭一百例上量減爲枷號一個月鞭責發落

嘉慶十九年直隸司案

安徽司　查例載捏造姦贓款蹟挾讎污衊致被誣
之人忿激自盡者照誣告致死例擬絞監候等語此
指平人捏造姦贓事情污人名節致斃者而言至挾

減殺傷凡人奴婢罪二等如折一齒凡人杖一百良人毆奴婢減一等杖九十緦麻小功再減二等杖七十之類

嫌污蔑緦麻小功親之奴婢致令自盡律例內並無作何治罪正條檢查各司亦無辦過此等成案又查律載毆內外緦麻小功親之奴婢至折傷以上減殺傷凡人奴婢罪二等至死者杖一百徒三年等語是毆死緦麻功親之奴婢既得照凡人減罪二等則挾嫌污蔑致自盡身死之犯似亦當照律減等擬徒此案已死香孜係吳宗明小功服姪吳應時婢女吳宗明因香孜燒茶不允挾嫌誣姦污蔑以致香孜被誣不甘忿激自盡核其情節吳宗明挾嫌污蔑致斃人

命情固可惡但香孜係該犯小功親之奴婢究有尊卑之義且死係自盡該撫將該犯照毆死小功親之奴婢於凡人殺罪上減二等擬徒尚屬妥協應請照覆

嘉慶元年說帖

旗員毆令家奴打死放出家奴

提督咨送孫勾氏喊告伊夫孫世瑞被伊主恩緒毆死一案臣等當飭司員詳細研訊並以此案若僅照例題結不足以昭懲儆正在商酌改奏間欽奉

諭旨令臣等明白迴奏臣等遵

旨迴奏並聲明具奏遲延自請議處並蒙

聖訓周詳臣等悚愜下忱莫能名狀伏以案無鉅細情節
不可不真罪名尤期允當斷不敢依違遷就致滋罪
稍有出入謹奏

聖恩隨傳集人證連日研訊緣巳革副都統銜頭等侍衛
恩緒係正紅旗滿洲志福佐領下人巳死孫世路並
夏太均係恩緒家奴夏太因與孫世路算帳有嫌恩
緒亦疑孫世路仗伊叔祖德克金布信用待伊輕慢
道光七年恩緒之母將孫世路夫婦子女放出各自
過度八年五月恩緒由伊犁領隊回京於六月初二

日寫給孫世路放出為民字據並令孫世路寫立日
後滋事不與伊家相干甘結孫世路於十一日赴宅
呈交甘結恩緒因其搬出後不常進宅聽候服役又
憶及從前變賣房產恐有侵吞情事起意責打洩忿
隨喝令夏太並家人達克蘇蘭成車夫田二屜工鄭
國興榆沈騎按用棍向其臀腿毆打達克蘇等各打
十餘下約共有六七十下用力較輕恩緒嫌其不肯
重打惟夏大與孫世路有嫌今主人既命重打伊卽
不肯稍輕遂用力毆打三次約計百十餘下其時孫

勾氏在旁求饒恩緒又令夏太用馬鞭將孫勾氏責
打孫世路被責後在地俯伏恩緒又自用馬鞭責打
四五下即令蕭成等將其推逐孫勾氏等將孫世路
攙送回家是夜殞命孫勾氏控經提督衙門驗傷咨
部審悉前情查孫勾氏原供伊夫不僅臂腿有傷伊
見脊背白皰成片原驗時並未填格隨傳到該指揮
並原驗仵作究問據供夏月屍身發變皮肉起皰並
非傷痕如係真傷血必凝聚用竹篾熨之不開非傷
則熨驗處色即散動有洗寃錄可據前驗時眼同孫

勾氏將臀腿有傷處同脊背用筋比照看明顏色迥
不相同委因臀腿受傷身死等語查核洗寃錄所載
相符孫勾氏亦無異詞應即擬結查恩緒因向放出
家奴孫世路尋釁挑斥喝令疊毆無數致斃其命實
屬肆意陵虐並非依法決罰恩緒應依旗員致死放
出奴婢例降一級調用前經奉
旨將恩緒革去副都統銜頭等侍衛仍留世職在案世職
官員例應降調之處應移咨兵部辦理夏太因與孫
世路素有微嫌遂乘伊主喝令重打之時下手狠毆

查孫世路身受各傷惟夏太三次槊毆胳腿一百餘下之多且重其因夏太所毆致死無疑該犯與孫世路係同主家人並無尊卑名分其聽從下手雖係與伊主共犯而首從本罪各別自應仍依凡人下手爲從本律科斷夏太合依威力主使人毆打至死下手之人減主使一等律照凡人下手爲從杖一百流三千里係旗下家奴應發駐防爲奴蕭成等聽從輪流騎壓用棍毆打均應依主使數人毆一人致死以下手傷重之人爲從其餘皆爲餘人例各杖一百等因

易換與人之舊婢謀殺舊家長

爲奴遣犯逆例轉與給人與原主有犯仍以奴僕論案誣奴及雇工人毆家長要條

奏結 道光八年奉天司現審案

奉天司 查律載謀殺人造意者斬監候從而不加功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又奴婢謀殺舊家長者以凡人論註云謂將自已奴婢轉賣他人者皆同凡論各等語誠以家長之於奴婢名分雖尊但一經轉賣其義隨絕蓋以被賣之奴婢去一主而復一主與放出及贖身奴婢何有恩義不絕迥不相同至易換奴婢有犯舊主律例內並無作何治罪專條詳查歷年亦無辦過成案伏思彼此易換奴婢雖非用銀契買但

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原有非關閱之常例故以裁眾轉賣金錢以裁眾易換布疋名似殊而實無異斷不能謂易換與轉賣不同也況易換之後奴婢各事其主其後構之主稍有干犯即應按主僕名分定擬必不能以易換家奴稍從寬縱則於構主有犯自應與轉賣以凡論之奴婢一體同科此案鈕祜祿氏因使女烏雲珠與租種伊地之劉春通姦將劉春攆逐并將烏雲珠與托新保使女互換各配僕人為妻劉春仍與烏雲珠續姦數次嗣縱花兒逃走鈕祜祿氏

疑在托新保家藏匿往向托新保之妻要人並發言如沒有弊扎見欲將烏雲珠帶同烏雲珠將情出向劉春告知劉春因挾鈕祜祿氏攔逐之嫌起意殺死洩忿與烏雲珠商允後鈕祜祿氏赴托新保家將烏雲珠帶回坐車出院被劉春將鈕祜祿氏殺死該將軍以烏雲珠與托新保之妳榮花兒彼此易換為奴已逾年餘與姚賣無異應同凡論將劉春依謀殺人造意律斬監候烏雲珠依從而不加功律杖一百流三千里從重發額魯特為奴等因職等查奴婢謀殺

僱家長之家經審覈其是否義絶為斷如放出為民之奴婢則是家長欲示以恩贖身為民之奴婢則係奴婢自離其主故有殺傷等事仍以主僕名分定擬義未絕也至易換之奴婢各事其主並非易換而併為良民與轉賣為奴婢者何異若如該司所云兩家易換之婢各配僕人為妻與轉賣不同主僕恩義未絶是一婢而有兩主若此次謀死鈕祜祿氏擬以凌遲設將托沂保謀殺又當治以何罪 職等公同商酌劉春因姦謀殺情殊兇惡既據該將軍依律擬以斬

候似應遲入本年秋審辦理其烏雲珠已從重發
爲奴罪無可加亦只可照覆奏
論烏雲珠一犯可否酌量加重再行查核等因遵查謀
殺人從而不加功罪止杖流此案烏雲珠一犯雖係
鈕祜祿氏家使女但鈕祜祿氏將其與族弟托新保
使女榮花兒彼此易換各事其主已有年餘即與轉
賣無異按例應同凡論該犯婦聽從劉春謀殺鈕祜
祿氏並未加功該將軍以該犯婦現在家生托新保
與鈕祜祿氏之夫格騰額雖係服盡仍有尊卑名分

宗室家僕出雇工毆傷舊主

將烏雲珠照凡論擬流仍予加等是以從重實發爲奴用意甚爲周密似應就案照覆 嘉慶元年說帖

陝西司 審擬艮生兒等毆傷宗室綿越一案查律載奴婢毆舊家長者以凡人論又宗室覺羅而毆之者杖六十徒一年傷者杖八十徒二年各等語此案艮生兒係艮九兒抱養義子艮九兒妳母艮氏係宗室綿越故父所買之妾綿越曾雇艮生兒傭工旋因懶惰辭出嗣艮生兒至綿越家看望艮氏未向門上通知徑入內室綿越斥罵並持棍向毆艮生兒奪棍

毆傷綿越頂心等處艮九兒雖手虛恐艮生兒受虧揪住綿越衣領拳毆綿越脊背兩下並未成傷查艮生兒受雇與宗室綿越家傭工早經辭出其與綿越口角被毆該犯輒奪棍將綿越毆傷雖係舊日雇主惟律載奴婢毆舊家長尚得以凡人並論則雇工毆傷舊日家長亦應以凡人科斷該司將艮生兒依毆傷宗室律擬以杖八十徒二年業已在監病故應毋庸議艮九兒並非綿越雇工其幫同義子艮生兒將綿越揪毆雖未成傷亦應按律問擬艮九兒依毆宗

室律擬以杖六十徒一年均與律相符應請照辦

嘉慶十九年現審案說帖

贖出車夫毆傷舊主

安徽司　審擬車夫李二踢傷舊主齊兆熊一案查例載贖身奴婢干犯家長依雇工人科斷放出奴婢干犯家長者仍依奴婢本律定擬又律載奴婢毆舊家長者以凡人論註云此亦自轉賣與人者言之奴婢贖身不用此律各等語誠以奴婢之於家長留則有恩責則義絕故轉賣之後相毆即以凡論其贖身放出之奴婢恩義猶存故放出者以主僕論贖身者

以雇工人科斷至雇工人毆傷舊日家長律例內並無作何治罪專條伏思雇工與奴婢名分雖同而恩義有別奴婢一經契買則終身服役飲食衣服皆仰之於主人其恩重故其名分亦重而雇工祇爲生計受雇傭工因其旣受役使不得不示以上下之分若一經工滿去留得以自由留之則爲主僕去之則無名分律不言雇工毆舊家長者以其工價旣盡卽屬凡人也此案李二曾雇與欽天監博士齊兆熊趕車因李二怠惰於一月工滿後將其辭出嗣李二因與

尊長謀殺爲匪卑幼案內死者之外祖家奴僕被逼勉從加功依奴婢謀殺家長緦麻以上親律斬決原請照爲末減聲請斬候題准乾隆三十二年所見集江蘇省楊才案

齊兆熊家人劉成吵嚷經齊兆熊出向吆喝李二不服頂撞齊兆熊上前與劉成將李二按倒欲毆李二情急用腳踢傷齊兆熊左肋查李二先曾受雇與齊兆熊趕車業因工滿辭出其將齊兆熊踢傷雖係舊日雇主惟律載奴婢毆傷舊家長亦應以凡人科斷檢查十九年陝西司審辦頁生兒毆傷舊日雇主宗室綿越一案將頁生兒依凡人毆傷宗室本例定擬今李二一犯該司亦依凡論因該犯於齊兆熊出向吆喝時不思退避輒敢頂撞其平日貌頑可知未便

辭出雇工謀殺舊主傷而未死

僅照毆九品官擬以笞責致滋輕縱科以不應重杖加枷號兩個月查核情罪尚屬允當應請照辦

嘉慶二十五年現審案說帖

直督 題齊升因與雇主縣丞周以照將其攆逐並阻止他人收用之嫌輒敢起意謀害將周以照用刀砍傷未死該犯雖曾跟隨周以照服役如未經攆逐應照雇工人論今攆逐在先謀害在後應仍照凡人科斷將齊升照謀殺人傷而未死律擬絞監候

道光三年案○應核看道光十三年通行

毆死允准贖身未完身價家人

貴州司　查存德於自與所買家人沈得已允准贖身之後因催取身價用拳揌毆多傷殞命誠如鈞諭因身價不全將其毆斃與違犯教令者不同惟沈得因妻計氏生産有乳而同贖身另與希圖多得身價則係沈得自離其主存德允准贖身恩猶未絕倘使沈得贖身繳完身價後若與存德有犯仍應照贖身奴僕恩義猶存之律註科斷且現在身價尚未繳完契紙現存主處似應仍按毆死雇工定擬該司將存德照毆死雇工人律擬徒尚屬平允應請照辦奏

雇工人干犯舊家長分別治罪

批是稿已畫 嘉慶元年現審案說帖

江西道御史 奏 稱奴婢雇工人謀殺舊家長以凡論謂轉賣他人者 若贖身者依謀殺家長科斷無語查雇工人雇錢已滿即同凡論如有因求索不遂藉端訛詐將家長逞兇干犯者一概同凡未免無所區別似應查明補出等語 查律載奴婢謀殺舊家長者以凡人論註云不言雇工人舉重以見義又云將自已奴婢轉賣他人者同凡人論餘條准此贖身奴婢主僕恩義猶存如有謀殺舊家長仍依謀殺家長

律科斷各等語是雇工人謀殺尊家長應照凡人科
斷律註已有明文至謀殺而外一切干犯等事律內
所未議及者檢查向來成案俱係仿照謀殺尊家長
之律一概同凡定擬推原其故蓋因雇工人等不過
受雇服役一經辭出即無恩義可言故不得不與轉
賣之奴婢一例同科惟是同一辭出雇工干犯家長
而案情各有區分有因求索不遂辭工後復藉端訛
詐者亦有挾家長擯逐之嫌尋衅報復者是其干犯
雖在辭工以後而釁隙實在受雇之時與別因他故

起釁者不同若一概等諸凡人誠恐頑梗之徒有所恃而不恐當其隸身服役之日已懷肆無忌憚之心甚至任意橫行百端挾制而庸懦之家長亦或畏其報復於異日轉不能不遷就於目前於主僕名分殊有關係自應另立專條以昭懲創臣等公同酌議應請嗣後雇工人等干犯舊家長之案如係因求索不遂辭出後復藉端訛詐或挾家長擯逐之嫌尋釁報復並一切理曲肇衅在辭工以前者即照雇工人干犯家長各本律例分別定擬其辭出之後別因他故

起衅者仍以凡人論如此嚴定科條庶不致啟雇工人等蔑視家長之漸矣　道光十三年通行

奴僕持刀逞兇將其格殺勿論

廣東撫　咨譚亞華砍傷緦麻親之奴僕簡來有身死一案查簡來有係譚亞華緦麻服叔譚茂基契買家奴嗣簡來有違犯伊主並侵用銀兩經伊主邀同譚亞華找向斥責欲扭送究簡來有不服逞兇持刀撲砍被譚亞華奪刀回砍致傷身死是簡來有傲慢頑梗忤逆犯尊實屬罪人譚亞華係伊主譚茂基本宗緦麻服姪且經伊主邀往因見簡來有持刀撲砍

雇工調戲家長之妹家長故殺雇工查推殺原包謀故應仍照毆死雇工擬徒　乾隆四十六年

所見集庚酉劉惠槐案

毆死無服親屬放出奴婢之孫

奪刀格砍致斃自應依罪人拒捕格殺之律勿論該撫將譚亞華依毆死緦麻親之奴婢本律擬以滿徒殊屬錯誤應卽更正譚亞華應改依罪人持仗拒捕其捕者格殺之勿論律勿論 道光二年案

直督 題張穎貴等共毆劉明身死一案查例載毆殺無服親屬之奴婢及奴婢之子女者杖一百流三千里故殺亦絞監候若已經贖身放出如有殺傷干犯各依良賤相毆本律論該奴婢之子女俱以凡論等語此案已死劉明之祖劉貴係張穎貴無服族祖

奴僕被毆不甘回毆家長服親

張梅谷之媳舒氏陪嫁家奴張梅谷早將劉貴放出
身契交還劉明與父劉聖㒸並未至張梅谷家服役
是劉明係張穎貫無服親屬放出奴婢之孫例應以
凡人科斷該省將張穎貫依共毆人致死下手傷重
律擬絞監候與例相符應請照覆 嘉慶十七年說帖

山西司 查律載子孫違犯教令者杖一百等語此
案八十九係拉住大功堂兄拴住家奴拉住家有地
在喜峯口外令八十九代往變賣八十九出口年餘
因無人承買至京回覆嗣拉住途遇八十九憶及地

未貝成係八十九辦理不善向其斥罵並欲喚同責治八十九跑避拉住將其揪扭回家按地捆縛八十九情急圖脫向揪拉住衣領致將領子撕破拉住等將其縛毆喊告等情是拉住因八十九負地不成途遇斥責復揪扭至家按地捆毆並非以理訓責八十九因被按捆脫以致揪破拉住衣領図不便以毆家長親屬論但拉住究係該犯家長大功服弟該犯不甘受責輒向揪扭係屬違犯該司以例無其條比照子孫違犯教令律按服制量減一等擬杖八十係酌

家奴被責擄脅逃避

家人不准告假私自逃走投回

情辦理似可照辦乾隆五十四年現審案說帖

提督 咨送宗室安秀家奴張泳慶因被伊主安秀毆責輒即帶同母妻逃躲並不在家伺候實屬違犯將張泳慶比照子孫違犯教令律擬杖一百

道光三年福建司現審案

西城察院 移送梁培元以因貧投靠孫彝箴家服役立有字據經伊主將契買婢女匡氏配給為妻因向伊主告假不准輒敢將伊妻帶走雖自行投回實屬違犯教令應比照子孫違犯教令律杖一百伊主

捆縛酗酒家人輒敢持刀趕扎

漢人家奴〻違約束斂慢〻極

既不願領回應即遞回原籍折責管束該犯之妻臣氏業經伊主配給應聽該犯自行帶回原籍

道光三年安徽司現審案

陝撫　咨候補知州劉允圻僱袁欣在寓服役袁欣不服約束恃酒逞兇於伊主欲行捆縛之時輒有持刀趕扎情狀若僅照雇工毆家長未經成傷擬徒殊覺情浮於法將袁欣比照卑幼毆期親尊長執有刀刃趕殺情狀兇惡例發近邊充軍　道光元年案

蘇撫　咨史炳呈送家奴王新一案查例載民人家

生奴僕不遵約束傲慢頑梗酗酒生事照滿洲家人
喫酒行兇例枚一百流二千里等語蓋滿洲旗下家
奴犯軍流等罪俱酌發駐防爲奴犯該發遣者發往
黑龍江等處爲奴至民間奴僕有犯軍流等罪向與
民人一例辦理是以不遵伊主約束酗酒生事即照
滿洲家奴發遣之例改擬流二千里此案王新保與
炳家生奴僕撫養年久配有妻室乃敢不服伊主約
束攜帶妻子潛逃迨送縣枷責途遇伊主出言傲慢
殊屬藐法該省將該犯依民人家生奴僕不遵約束

奴僕毆傷家長之生祖母

傲慢頑梗酗酒生事照滿洲家人喫酒行兇例擬杖一百流二千里查核情罪相符似可照覆嘉慶十四年說帖

河撫　題姜秀係武張氏家世僕武張氏係已故武陌千之妾生子武廷桓物故遺孫武中烈年稚一切家務係姜秀經管武張氏因祖遺借項俱未清楚屢催姜秀索討姜秀醉歸武張氏斥其不管帳目姜秀强嘴武張氏隨拾劈柴鐵斧嚇毆姜秀奪斧亂砍致傷武張氏頂心左右額右手腕等處值孫武中烈聽聞疾忙扶歸報驗傷漸平復後往找中烈之祖武

陌于之正妻王氏現在似未便仍照毆家長之祖母與子孫同擬律內別無明條將姜秀擬斬監候具題經

部以律內奴婢毆家長者不分首從皆斬等語

姜秀係武中烈世僕因武中烈幼孫姜秀代管家務祖遺借項俱未清楚武中烈之生祖母武張氏向其斥責姜秀輒敢強嘴不服武張氏持斧嚇逐當面姜秀即奪斧亂砍致傷武張氏頂心左右額右手腕等處是姜秀之欺主逞兇惡逆已極武張氏係武中烈生祖母名分自屬祖孫武中烈已無伯叔兄弟實爲

雇工刃傷家長並家長之期親

妾秀之家長則姜秀之砍傷武張氏自當以砍傷家長之祖母同科律例並無嫡祖母與生祖母分別治罪之文何得以武中烈之嫡祖母現在卽將該犯泛同毆家長之期親定擬殊未允協似此奴婢兇砍家長大乖名分應令按律妥擬去後續據該撫將姜秀改依奴婢毆家長律擬斬立決乾隆十八年題准案

○照駁案彙鈔緣

安撫　咨雇工刃傷家長應擬何罪咨請部示一案查律載折人一齒及手足一指者杖一百刃傷人者杖八十徒二年又雇工毆家長傷者不問重輕杖一

百流三千里折傷者絞監候各等語律言折傷者絞
則折一齒及手足一指即是刃傷亦於折傷不言刃
傷者舉輕以該重也通查鬭毆各門內律文舉傷定
罪者共十四條惟毆傷期親尊長門內指明刃傷者
絞其餘各條但言折傷或折傷以上而不及刃傷例
文內始有將刃傷擬罪之處指出者亦係與折傷對
舉其罪即與折傷同科若奴婢毆家長及家長親屬
一門有律而無例因律文分晰已明不復再定條例
例不得以律內但言折傷遂謂刃傷不在擬絞之列

也卽如毆期親尊長律內折傷罪應滿流刃傷則與折肢瞎目同科絞罪是刃傷重於折傷卽此可以問反亦不得以毆尊長則刃傷重而毆家長則刃傷又輕也至此條律文於奴婢毆家長期親傷者句下特註不問重輕字樣下文並無折傷罪名則刃傷卽包在不問重輕之內若雇工毆家長旣載明折傷者絞候則刃傷卽包在折傷之內而律註所云不問重輕者卽係指所傷之罪未至滿杖而言該省所引乾隆五十五年劉魁刃傷雇主期親武學泰一案依雇工

毆家長期親折傷律絞候即係按律定罪本部復核查嘉慶十六年湖廣省雇工熊太刃傷家長張世蘭一案該省咨請部示亦經本部議令照折傷律擬絞題結在案歷來各省辦理均無歧異至該省所引乾隆六年馮可順折傷義父期親馮德一案依雇工人毆家長期親律擬流事在遠年無憑查核礙難援引定讞所有該省雇工錢幅刃傷家長汪玉璠一案應令該撫按律審擬具題　嘉慶二十三年說帖

雇工疑姦殺妻並殺家長妹夫

蘇撫　題沈庭桀疑姦故殺黃秋丞並殺伊妻徐氏

一案查律載奴婢毆良人至死者斬監候又奴婢毆家長之緦麻小功大功親至死者皆斬註云故殺亦皆斬監候各等語此案沈庭桀係黃秋丞妻母家世僕該犯妄疑伊妻徐氏與黃秋丞有姦並因黃秋丞平素刻薄故殺黃秋丞致斃復將伊妻殺死指爲因姦所殺希冀卸罪查律例內雖無奴婢故殺家長無服之親作何治罪明文惟查奴婢故殺家長之功緦親屬亦罪止於斬候則故殺無服之親自不能再行加重至該犯故殺伊妻係輕罪不議該省仍依故殺

婢因姦盜被送
汚衊主母自盡

律擬斬監候尚無錯誤似可照覆　嘉慶十五年說帖

湖廣司　查例載奴婢過失殺家長者擬絞立決又律載奴婢毆家長罪與子孫同又例載子孫不孝致祖父母父母自盡之案審有干犯情節以致忿激輕生窘迫自盡者即擬斬決各等語此案春香因與鄒金龍通姦情密竊取伊主母鄒胡氏衣飾錢文商允同逃迨被查出送官追究輒挾鄒胡氏稟送之嫌揑詞汚衊以致鄒胡氏被誣不甘忿激自盡較之尋常過失殺家長者情罪尤重該撫將春香比照子孫不

婢女與人通姦
家長之妻被殺

孝致祖父母父母自盡例擬斬立決洵屬允協應請

照覆 乾隆五十八年說帖

川督 題雇工陳貴因與家長婢女劉四喜通姦欲行拐逃不遂將家長孫家藍之妻張氏砍斃陳貴當即自縊身死一案查此案劉四喜係孫家藍婢女因與同主雇工陳貴通姦致家長之妻孫張氏被陳貴殺害雖奴婢與家長之妻名分較重究與子孫之屬毛離裏關係倫紀者不同該省以例無治罪專條將劉四喜比照子孫犯姦祖父母父母並未縱容被人

婢女與人通姦
家長被人謀殺

謀故殺害姦立決例上量減擬流不准收贖尙屬允當惟該犯婦因姦致家長之妾被姦夫殺害僅擬發流尙覺稍輕應改依發駐防給官兵爲奴 道光元年說帖

安撫 題汪旺淋與緦麻服叔汪德洋之婢蒋芽通姦謀殺汪德洋一案奉

諭案內雖有聽從姦夫裝傷揑報一層究係事後畏罪無知婦女恒情事前既不知情且有救護挪打一節尙多可原處遣擬殺決殊屬過當總之所引律牌本未切當若僅以迴

赦即便准免將來似此案件仍須立絞於心終未穩然茲
律例館詳核例意會同該司妥擬駁稿送閱等因查
此案該省因例無明文將春芽比照子孫犯姦致父
母被人謀殺例擬以絞決詳加酌核奴婢之於家長
其名義固不異於子孫而親疏則究與子孫有別似
未便徑與子孫同科查道光元年四川省婢女劉四
喜與同主雇工陳貴通姦致家長之妻被陳貴殺死
一案將劉四喜比例擬減實發駐防為奴題結在案
雖此案事發春芽有聽從裝傷諱飾一節劉四喜一

案則姦夫於事後即行自盡並無別項情節兩案稍
有不同但此條例文專在祖父母父母被殺至事後
有無戀姦忘讐別情乃辦理本夫被姦夫殺死姦婦
不知情之案秋審時分別實緩章程向不與因姦致
祖父母父母被殺之案並論此案似應駁令量減仍
實發爲奴庶情法兩得其平奉
批旣有成案自可遵照駁改稿底妥爲照繕
道光三年說帖　口駁稿餘後
査律載謀殺緦麻尊長已殺者斬又例載子孫犯姦

祖父母父母並未縱容被人謀殺者擬絞立決又律載斷罪無正條援引他律比附加減定擬各等語此案汪旺淋與緦麻服叔汪德洋之婢女春芽通姦被汪德洋撞見禁止不許進門汪旺淋戀姦情熱欲將春芽拐逃恐被汪德洋指告追拏起意謀殺乘夜攜斧叩門汪德洋開門查問汪旺淋即用斧砍傷其左眉連太陽等處汪德洋倒地喊救將鐙撲滅汪旺淋復壘砍其偏右等處春芽聞喊出護用桿擲打未經擲及一面喊救汪旺淋嚇稱如敢聲喊一齊殺死春

芽聞係汪旺淋聲音畏懼未敢喊救點鐙照看汪德
洋僅存微息汪旺淋令春芽同逃未允汪旺淋蓄圖
掩飾將汪德洋拖至門首裝成追賊被砍又以春芽
不行救護仍難掩飾隨拾菜刀扎傷春芽左胳膊帶
傷手腕春芽驚問汪旺淋告知裝傷情由汪德洋旋
即殞命查該犯汪旺淋係汪德洋緦麻服姪輒敢起
意將汪德洋謀斃實屬淫惡不法應按照服制問擬
應如所題汪旺淋合依謀殺緦麻尊長已殺者斬律
擬斬立決至該撫疏稱春芽係汪德洋契買婢女因

與汪壯淋通姦致家長被汪旺淋謀殺例無治罪專
條惟奴婢有犯罪同子孫將春芽比照子孫犯姦致
並未縱容之祖父母父母被人謀殺例擬絞立決事
犯在道光二年十一月十六月欽奉
恩詔以前礙明不准援免等因臣等查奴婢犯姦致家長
被人謀殺犯姦之奴婢作何治罪例無專條律例內
所稱奴婢有犯罪與子孫同者各條內俱經載有明
文而子孫犯姦致祖父母父母被人殺害條內並無
奴婢有犯與子孫同科字樣推原例義犯姦之人罪

有應得至他人因此致有殺傷則非犯姦者之意料所及與詈罵毆打身自干犯者不同如係子孫犯姦致祖父母父母被殺則以屬毛離裏之人身陷邪淫以致禍及其親厥罪難逭故律以重辟若奴婢之於家長名義固無異於子孫而出身微賤並非玷及家主門風究與子孫之虧體辱親者有間自未便徑與子孫一律同科今孫芽係汪德洋契買婢女該氏與汪旺淋通姦致汪德洋被汪旺淋謀殺該氏先聞汪德洋聲喊即起出救護尚有護主之心迨汪旺淋將

汪德洋殺死後令該氏同逃該氏亦未應允其事後裝傷捏報又係被汪旺淋用刀扎傷教令向屍妻通知並非出自該氏之意種種情節不無可原如果春芽有同謀致死家長情事即從重擬以凌遲亦屬罪所應得今既訊無別情律例內既無奴婢犯姦致家長被人謀殺將犯姦之奴婢與子孫同科明文自未便即將春芽遽擬絞決衡情核斷自應於絞決例上酌量減等實發駐防為奴庶情罪兩得其平案關生死出入應令另行妥擬

僕婦之姦夫因
圖竊謀殺其主

廣東撫　題譚昇利與李士蘭僕婦上頭姦好嗣因
貧難暗囑上頭偷竊伊主銀錢轉給營生上頭答以
主人銀錢鎖匿臥房木櫃難以偷取譚昇利遂起意
行竊因慮人多易醒遂思用藥迷昏可以放心攫取
尋取顛茄子研末做成粉團三個哄言做喫囑上頭
放在飯鍋蒸熟給與上頭攜回放鍋蒸爛藥末隨入
飯內致李士蘭家十一人食後皆昏迷倒地惟李士
蘭幼女及婢女春來未喫得免李士蘭歸家據春來
詢出原委李士蘭赴往拏住譚昇利道破姦謀譚昇

利認罪求寬致以用白豆根搗汁灌救男婦大小皆已救甦惟李士酌之母王氏年老氣弱灌救不甦絞時殞命將譚昇利擬斬上頭擬杖具題經 臣 部以上頭先與譚昇利通姦後譚昇利謀竊伊主財物上頭私告以銀錢貯處並家中人數譚昇利遂起意先用藥迷以便偷竊逆譚昇利做成顛茄粉團搭蒸上頭復聽囑攜回蒸入飯鍋以致粉團蒸爛藥入飯內一家十一人俱被迷倒伊主李士酌之母毒重殞命是譚昇利之用藥迷偷上頭既與通姦並知圖竊情由

奴婢雇工於家長之大功以下親不言過失殺傷者准凡論收贖也乾隆十五年安省請示服制過失殺案內通行

奴殺家長其妻子應聽主去留

即謂不知粉團藏有迷藥而王氏之被藥迷死究由上頭攜回粉團蒸爛所致律以過失自有本條何得置致死家長之罪於不問僅科姦罪殊未允協應令另行妥擬去後續據該撫遵駁將上頭改依奴婢過失殺家長例擬絞監候案彙鈔乾隆十八年題准案○照駁

查奴婢過失殺家長之例於乾隆三十一年改絞決

雲南司　查奴婢毆殺家長案內本犯之妻子應否仍給原主家服役律例並無明文檢查乾隆五十七年河南省題奏毛扎傷伊主張思楨身死照律凌遲

處死一案犯妻秦王氏撥伊主母不願留其服役交犯父秦樹泰領回在案此案小㠫醉後詈打其子經家長戈舒聽罵不理起身欲毆該犯用刀戳傷戈舒身死該撫將該犯照律擬以凌遲處死聲明該犯妻子既願仍在戈舒家應聽其便等因查核殺死家長案內本犯之妻子雖例無應否仍留服役明文但秦毛一案與該犯事同一例比類參觀彼案係伊主母不願存留給屬領回則此案係願留服役例可倣照辦理且查屍子者暮供內犯妻坡夾本係伊家婢女

毆死家奴將告發之親屬開放

平日小心情願留役自應聽從其便　乾隆五十九年說帖

貴州司　查例載旗民將奴婢責死者其奴婢之父母妻子悉行開放爲民等語誠以奴僕被毆身死若仍在主家服役猶恐兩相嫌怨故悉放爲民其被殺奴婢之親屬例內並無悉行開放明文今該司審擬禮部主事宗凝安因家奴大喜兒使用水錢將其打踢多傷大喜兒旋即擦瘡裂破血流殞命宗凝安隨殮埋經大喜兒則親嬸母顧氏心生疑惑赴廳具驗實係因傷身死該司將宗凝安依例擬以罰俸服

氏同子何小児等仍交主領回服役固屬按例辦理惟查大臣見與顧氏服屬期親雖非父母妻子可比而此案之敗露皆由顧氏稟首所致况案凝实一開顧氏稟驗即赴部將顧氏母子等呈送是主僕情狀即在該故僕父母妻子尚且恐放爲民况期親服制其服雖殺然死者既無父母妻子呈控其呈控之期親即與父母妻子無異自應就案衡情酌辦開放庶足以昭平允而杜藉詞混瀆刁風奉

批飭可照議遵行 嘉慶七年現審案說帖

契買婢女被其父母拐逃改嫁

刑部 審擬恒傑家契買婢女海棠被其母偕郭氏私自拐逃嫁與李成爲妻一案查偕郭氏究係海棠之母與凡人誘拐有間將偕郭氏比照和誘知情發遣例量減一等杖一百徒三年婢女海棠交旗給主領回嘉慶四年現辦案已纂例內家奴將女私聘及追身價一節係查照戶部則例併纂

乳婦壓斃同主

乳婦之女

湖廣司　查定例乳母壓悶幼孩致死係無心誤壓

致斃者絞監候乾隆三十二年毋庸糾轄條例按語

內稱京城旗民雜處典雇乳婦較外省尤多每有將

嬰孩壓悶致死之案恐其中不無奸婦花銷身價希

圖脫身另投他主有心致死情事是以改擬絞候等

語至乳母將同主乳母之女誤壓身死既非伊主子

女亦無有心致斃別情自未便一例擬絞致與受雇

乳哺者無所區別此案馮米氏受雇與徐煜乳哺幼

女徐煜嫌其　另雇陳張氏貼乳陳張氏將隨帶

幼女閙姐央其照應同睡馮米氏因閙姐竟夜啼哭
至亮瞌睡因倦睡熟誤壓身死職等檢查成案並無
此等案情詳加酌核馮米氏壓死之閙姐如係雇主
之女無論過誤自應照例擬抵今閙姐係同主乳婦
之女該婦因困乏睡熟誤壓身死既無另有別情該
司擬照過失殺人律收贖係屬衡情定擬似可照辦
奉
諭三十二年以前是用何例問何罪名當有成案可查
等因遵查乾隆二十八年雲南司審辦劉王氏壓悶

雇主之女姚見身死一案原奏聲明向來辦理此等案件俱比照過失殺家長期親律擬徒收贖查與雇乳婦專司幼孩朝夕懷抱自當小心保護即使無心失手而既致幼孩於死地自應按律抵償將劉王氏照雇工毆殺家長期親律改為絞監候並請嗣後與雇乳婦壓悶幼孩致死之案即照此例辦理等因奏准在案是乳母壓死雇主幼孩舊日原照過失殺辦理此案馮米氏因困乏睡熟將同主乳母之女誤壓身死既非專司乳哺亦與雇主子女不同該司擬照

乳婦壓悶家長
幼女身死

過失殺律收贖似應照辦謹錄定例原奏送

閱乾隆六十年現審案說帖□原奏錄後

提督咨送劉王氏壓死扭兒一案當經當月司員帶領仵作眼同屍父相得已死幼孩問年四個月仰面面色微赤兩眼胞開十指散右肋至肚腹偏左微有白色胎胖壓傷肚腹膨脹合面十指報同前相畢委係被壓身死取結存案查律載雇工人謀殺家長期親已行者斬立決已殺者凌遲處死毆殺者斬監候過失殺者減毆殺二等杖一百徒三年各等語今

劉王氏係直隷新城縣民人劉先歸之妻於上年九月間將伊夫得身價銀七兩契典與廂藍旗滿洲拜唐阿烏爾圖那蘇圖乳哺伊女妞兒因伊間斷致將胳膊壓傷妞兒右肋肚腹身死向來辦理此等案件如無顯著致死形迹僅照過失殺家長期親擬徒收贖查民間典雇乳婦係嬰孩性命所寄而京師旗民聚處典雇尤多乃有一種奸婦受雇之始一時迫於饑寒及典價入手花費無存遷延兩三月輒復設計脫身並希拖欠身價另投他處隨有致死幼孩情事

其初起於　一二無良之輩漸且成為錮疾即如乾隆
二十三年　臣　部審擬宗室寶綱家所雇乳婦蕭氏用
針扎傷幼孩未死一案據供想要出去起意將女孩
致死便可出去典僱也不用還錢等語當將蕭氏依謀
殺家長期親已行律擬斬立決在案然此實有行兇
顯跡可憑是以不致漏網若嬰孩呼吸輕微於昏夜
睡臥之時壓悶致斃其有心致死及無心誤斃雖有
歷練仵作實難辨驗到案之後偶有狡供支飾倖得
擬徒收贖悠然事外於是無良之婦倣而效尤藉為

詭法比年以來耳聞目見乳婦犯此者往往而是若不亟爲懲創則嬰兒之性命難全而惡婦之陰謀難破臣等竊思與雇乳婦與典雇別項婦女不同乳婦專司幼孩朝夕懷抱自當刻刻小心保護並非耳目所不及思慮所不到原與別項過失殺者不同其有心致斃巧爲掩飾者固當明正典刑即係無心失手而既致幼孩於死地自應按律抵償俾知儆惕應請嗣後京師與雇乳婦人等遇有壓悶幼孩致死等事審係有心謀故殺家長期親依律凌遲處死外其雖

驗無別項傷痕果係無心誤壓及失手致斃者即照
雇工人毆殺家長期親斬監候律改為擬絞監候庶
乳婦知所懲儆嬰孩多得生全是否有當伏候
聖訓加蒙
允准所有劉王氏一案即照此例擬絞監候秋後處決並
令提督衙門都察院順天府轉飭所屬遍行出示曉
諭等因乾隆二十八年二月十一日奏奉
旨依議欽此
乾隆五十九年七月奉

乳婦壓死幼孩
秋審分別實緩

上諭本日刑部等衙門將乳母徐許氏壓悶幼孩身死一案問擬絞候刑部照例辦理已照發遞下矣但似此乳母壓死幼孩之案如訊係所乳幼孩之外別有子嗣而壓悶致死又實出於無心自應照常問擬監候倘可免勾若其祇此幼孩一線別無他子此等愚蠢乳母不知小心撫養竟致壓悶身死甚且挾嫌懷怨有心致斃以致其家因此絕嗣不可不分別核辦嗣後凡遇此等案件若乳母壓死之幼孩訊係獨子以致其家絕嗣即使出於無心應入於秋審情實辦理以昭平允欽此

刑案匯覽卷三十九終